

做人要有情有义

□吴建琼 汤文娟

今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爆出圈。片中台词“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直击人心。这句话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情义日渐凉薄的现实,更引发了人们深层次的省思:在人与人之间,如今还剩多少这样不计得失的情义?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承诺、善意与跨越半生守望的故事:青年郑木生下南洋谋生,意外身故后,他曾救助过的华侨女子谢南枝,以他的名义继续给她远在潮汕的妻子叶淑柔寄送侨批,汇款捐物,直至数十年后真相大白。

俗话说,情义值千金。可如今,情义却成为了“稀缺品”。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空前富足、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空前便捷,却也异常脆弱。昔日邻里间的守望相助,演化成防盗门后彼此警惕的冷漠一瞥;曾经同窗朋友的肝胆相照,弱化为朋友圈里礼貌而疏离的“点赞之交”;甚至是夫妻间那份相濡以沫的爱情,也异化成斤斤计较付出与回报的“交易”。

情义的天平上,被放上了利益的砝码,错位的伦理与功利的算计,勾勒出这世间一件件荒诞的事情。社会上,“白眼狼”式的受助者时有所闻,他们以弱势自居,理直气壮地占据道德高地,对施助者提出苛刻要求;职场里,有些员工在项目攻坚阶段“以公司为家”,连夜鏖战、透支身心,可一旦项目结束或公司业绩下滑,便立刻被以“优化”名义辞退;生活中,兄弟姐妹间相互

推诿赡养的责任,却在丧葬费分摊时装模作样地争相“尽孝”,只为能在遗产预分之际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更有甚者,一些人不再将“无情无义”视为道德缺陷,反而将其美化为清醒独立、有边界感的代名词。这本质上是一种精致利己主义。奉行精致利己主义的人智商、情商皆高,善于表演、懂得配合,不会主动去伤害别人,但也不会去关照他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而且越来越常见,或许是办公室里那个见了领导就笑得像朵花,见了下属就板着脸的同事,或许是饭局上那个嘴上说着“我来我来”、手却迟迟不往口袋里掏的朋友……他们也许活得很没有负担,可他们却过于凉薄。精致,成为了“无情无义”的遮羞布、挡箭牌。

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是人的本能,无可厚非。尼采的“权力意志”、安·兰德的客观主义,无不说明利己并非简单的自私标签,而是人性在生存博弈中演化出的源代码,好比原始森林里藤蔓争夺阳光。但“利己”与“精致利己主义”是两回事,前者是本能,后者是主义,是将“己”字放大到遮蔽一切的地步,是除了自己,眼里再难以容下旁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现在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要的是“己所欲,施于人”,甚至“己所不欲,亦施于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便可不顾他人处境和感受。

再看电影里的郑木生,他的情义是火场与

渔船之间,一次次舍命相救、荣辱相连的赤诚肝胆;替郑木生写信寄钱的谢南枝,她的情义是主动成全和托举另一个家庭的知恩图报;独自在家乡带大三个孩子的叶淑柔,她的情义是在得知真相后想要回馈这份善意的惺惺相惜……电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望的窗口,让我们看到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人与人之间还曾有过这样动人的情义。

探寻中华文脉,我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这份情义不曾缺席。《诗经》有言:“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是亲亲之爱,流露孝子无法终养父母的悲思;《后出师表》有云:“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臣子之忠,亦报“三顾茅庐”的知遇深恩。从前,人们用时间、用生命“养出”情义,而如今,人们习惯用效率、用利益“过滤”情义。我们不妨问问:有多少人仍会义无反顾地扶起摔倒的老人?又有多少人会不求回报地帮助陌生的他人?当“怕不怕”成为善意的门槛,当“值不值”成为行动的前提,情义就可能在这一次次的犹豫中渐渐地流失。

鲁迅曾写“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约翰·多恩反思生命的意义,说“没有 人是一座孤岛”。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世界里的一环,彼此的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但愿当下的我们,勿忘骨血中这种有温度的联结,别让情义沦为古籍里的典故、银幕上的绝唱。因为,一个美好的时代,是有情有义的人始终在场。



文化印记

天地有不绝之道统,圣贤有永续之斯文。至圣孔子,垂万世之纲常;大贤朱子,集理学之大成。

朱子讳熹,字元晦、仲晦,谥“文”,世尊文公。其道脉发祥建州,流衍闽地,泽被海内,为宋明儒学之宗主,功在圣门,德昭古今。

考朱子祀典之崇,历宋元明清四代,累膺进阶。宋淳祐元年(1241),理宗御诏,敕入孔庙从祀,列两虎先儒之位,天下府州军县文庙,咸遵奉祀。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圣祖仁皇帝特谕“朱子之功,最为弘巨”,命升祀大成殿,位十哲之次。自有从祀之制以来,非孔门亲传而跻身大成殿者,惟朱子一人耳。乾隆三年(1737),厘定十二哲之制,朱子位列东侧,礼制遂定,垂范后世。

庙堂配享之外,专祠独祀亦兴。建安朱子祠,乃朱氏家族奉敕修建之家庙,为后世朱子专祠之滥觞。文公季子朱在,秉承先志,辅佐嫡长孙朱鉴,率族卜居建安。朱在具疏上请,乞建专祠以妥先灵、弘儒术。理宗览奏,御批敕建。自此,朱氏有专祠以奉蒸尝,道脉有宗庭以系人心。

历代鼎革,祠制迭修。明景泰六年(1455),明代宗教封朱子九世嫡孙朱挺为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世守祠庭,主奉祀事。乃立春秋二祭之规:仲春、仲秋之上丁,有司行公祭之仪;季春初九、季秋望日,朱氏举宗族家祭之礼。官私并举,礼乐昭宣。天顺五年(1461),建宁知府刘铤增廓基址,鼎新堂构,规制大备。大明首辅杨荣撰记勒石,纪其盛事,闽北儒风,由是益振。岁序推迁,沧海桑田。古祠虽历兵燹,文脉未尝中辍。欣逢盛世,文运重光。中共建瓯市委、建瓯市人民政府,守先贤之遗泽,浚理学之源,依托“千年建州,理学名城”之定位,致力赓续文脉,助推历史文化名城建设。遂依旧址、循宋制,复建宋大贤徽国文公朱子祠。岁在甲辰(2024)十月,祠宇告成。一砖一石,取法宋式之制;一梁一柱,谨遵榫卯古法;一匾一联,皆有典籍可征。匠心营造,古意盎然。

新祠占地三千一百五十五平方米,建筑面积一千六百八十平方米。坐南朝北,重檐歇山,黄瓦覆顶。中轴对称,仪门宏敞,主殿巍峨。两翼廊庑,周环成院。主殿正中,恭奉朱子圣像,肃穆庄严。配祀其子朱塾、朱塾、朱在及嫡长孙朱鉴,以见家族传承之意。祠东复建五经博士府,再现昔时“祠宅相依、礼乐相承”之格局。

此祠之重,在于其系朱子家族祭祀之祖庭,亦为闾学传播之重镇。今以朱子祠、五经博士府、建安书院毗邻而建,朱子文化建筑群落遂成,为大众研学拜谒、弘扬理学精神提供重要场所,亦为建州古城增添人文地标。

此祠之新,系于《重建建瓯“三朱”记》一文。“三朱”落成之际,有贤士撰文五千言以记其事:“巍巍祖庙、煌煌府第、煌煌书院,焕乎建州。峻拔落成,瀚汗天下。朱子闾里,文脉赓续,千年建州,辉煌重铸。幸甚至哉,谨记以志。”其文情深辞切,足资纪念。

此祠之特,在于配享之选。通常朱子专祠多以蔡元定、黄榦、刘燾、真德秀四贤配享,而此祠特以文公四子孙配祀,既尊先儒,亦重宗法,颇见地方与家族祭祀之特色,深孚众望。

夫圣贤之道,不假祠宇以存,实赖祠宇以传;文脉之盛,非凭古迹以显,必待治世以昌。今古祠重光,宋制复彰,上承孔孟之正脉,下启闾学之新篇。使后之来者,瞻圣贤之仪型,究义理之精微,固文化之根基,知斯文之重任。香火永续,礼乐恒新,则朱子之学,必将光耀千秋,沾溉无穷。谨记之。



林野深深(水彩画) 王可桢 作



武夷诗会

榜山村(外一首)

□范丽娇

走进村庄,还没来得及四处张望
便被浩瀚的绿裹挟
它们推着、揉着,轻易
就把你举上了浪尖

你闻到了木香、竹香、花香、草香
它们在风里飘荡,每一种都有着
清晰的韵味
有时候,它们又缠绕在一起
变幻出独特的、瞬间便
沁入心底的清香

你仿佛成了一尾乘风破浪的鱼
在绿色的海洋里恣意遨游
忘了来自何处
也不问将去往何方

村道

它们有的宽,有的窄
有的刚翻新过不久,灰白的水泥路面上
画着醒目的交通线
有的路面已经灰黑、斑驳,角落里青苔蔓延

但它们都笔直地、心无旁骛地
拉着两旁屋檐下的红灯笼
黑黑的吊脚走廊
从村口向村尾飞奔而去
那里有气势恢宏的老村部
有荒芜的古桥遗址
有数代传承的家族宗祠
有青山翠竹、古木新绿

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
七百年仿佛也就一瞬间
但又会在某一个节点
突然晃动起来,把无波无纹的光阴
用力地荡出几圈涟漪

大多数时候
老人们在门前的木椅上打瞌睡、发呆
女人们在屋后的水池旁择菜、聊天
夏日的阳光亮晃晃地往下落
半道上,被山风吹了吹
便蓦地清凉下来



诗萃

垂钓(外一首)

□郑智得

八一大桥垂釣着富屯溪
老照片已成为过往,远山与流云
重新上了颜色

游船靠岸,似在垂釣溪面
一颗心波澜不惊,流动安静的内里
粼粼波光中,偶尔会跃起鳞片

溪面垂釣高楼
一座小城曾有过泡沫和倒影
一些矗立的事物,仍旧在晃动

垂釣者在筑台上,釣一片黄昏
和一尾出走的鱼
总有人站在水中,釣一江春水
釣风的无尽处

合掌岩

顺昌的顺,先是顺着流水
再顺着双溪相汇的蜿蜒
往大西垄去时,忽然抬头
整座山合掌,像在坐禅

踏入石窟,便踏入岩石的掌心
每一道凿痕都刻下印记
低垂的眉骨里暗藏玄机

香烛明灭间,有人看见弥勒的笑
韦驮收戟,站成寂静的岸

云海在清晨缓缓流动
当曦光落在第五只蝙蝠
岩层从身体里长出图腾
石质的纹路微微开合
静候一双合十的手

监工

□陈声平

他开着农机突然地往前走
身后的泥巴一垄垄
翻起来,白鹭就跟上了
细腿踩着水花
像穿白衬衫的监工,模样很神气
他往前,它们也往前
他拐弯,它们也跟着拐弯
虫子一被翻出来
它们就低头啄一口
然后接着踱步

接着迈着貌似监工的小步子
他停下车,望望田垄
它们也停下来,歪着脖子看天
等农机再响起来
那群白影子,像老熟人
又紧紧跟上来,它们懂得
跟着他,总有虫子吃
油门声突然地响
他内心轻快,田垄越翻越软
眼睛也跟着,一垄一垄地亮起来

文明用语三春暖

礼貌待人天地宽

